四分律卷第四　初分之四　和

姚秦罽賓三藏佛陁耶舍共竺佛念等譯

十三僧殘法之三

時尊者沓婆摩羅子去佛不遠世尊知而故問汝聞此比丘尼所說不答言聞唯世尊當知之世尊告言今不應作如是報我若實當言實若不實當言不實時沓婆摩羅子聞世尊教已即從坐起偏露右臂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我從生已来未曾憶夢中行不淨況於覺悟而行不淨世尊報曰善哉善哉沓婆摩羅子汝應作是說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應撿問此慈地比丘莫以無根非梵行謗此沓婆摩羅子比丘清淨人若以無根非梵行謗者獲大重罪諸比丘咨言如是世尊諸比丘從佛受教尋至慈地比丘所撿問本末此事云何為實尒不莫以無根非梵行謗此沓婆摩羅子清淨梵行人若以無根非梵行謗清淨梵行人得大重罪時慈地比丘得諸比丘詰問已報言我知沓婆摩羅子清淨梵行人無是事我来到羅閱

城彼為僧分房卧具與我等悪房悪
卧具我即生不忍心言沓婆摩羅子
有愛随所喜者與好房好卧具不喜
者與悪房悪卧具以不愛我故與悪
房悪卧具差次受請與我悪食處由
與僧増嗔恚言衆僧云何差與有愛
人為僧分房舍卧具差次受請飯食也
而與沓婆摩羅子清淨梵行人无如
是事時諸比丘聞中有少欲知足行
頭陁樂學戒知慙愧者嫌責慈地比
丘汝云何以無根非梵行謗沓婆摩
羅子梵行人耶時諸比丘往世尊所
頭面作礼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
世尊世尊尒時以此因緣集諸比丘以
无數方便呵責慈地比丘汝所為非非
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
應為云何以無根非梵行謗清淨梵行
人耶世尊告諸比丘有二種人一向
入地獄何謂二若非梵行自稱梵行
若真梵行以無根非梵行謗之是謂
二一向入地獄世尊以無數方便呵
責慈地比丘已告諸比丘言此慈地比
丘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戒自今

已去與諸比丘結戒集十句義乃至
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說若比
丘瞋恚所覆故非波羅夷比丘以無
根波羅夷法謗欲壞彼清淨行若於
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無根說我
瞋恚故作是語若比丘作是語者僧
伽婆尸沙比丘義如上瞋恚者有十
惡法因緣故瞋十事中以一一生瞋
根者有三根見根聞根疑根見根者
實見犯梵行見偷五錢過五錢見斷
人命若他見者從彼聞是謂見根聞
根者若聞犯梵行聞偷五錢若過五
錢聞斷人命聞自歎譽得上人法若彼
說從彼聞是謂聞根疑根者有二種
生疑從見生從聞生從見生者若見
與婦女入林出林無衣裸形男根不
淨汙身手捉刀血汙與惡知識為伴
是謂從見生疑從聞生疑者若在闇地
若聞牀聲若聞草蓐轉側聲若聞身
動聲若聞共語聲若聞交會語聲若
聞我犯梵行聲若聞言偷五錢過五
錢聲若聞言我殺人若聞言我得上
人法是謂從聞生疑除此三根已更

以餘法謗者是謂无根若彼人不清
淨不見犯波羅夷不聞犯波羅夷
不疑犯波羅夷便作是言我見聞疑
彼犯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
沙若彼人不清淨不見犯波羅夷不
聞犯波羅夷不疑犯波羅夷生見聞
疑想後忘世想便作是言我見聞疑
彼犯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
沙若彼人不清淨不見聞疑彼犯波
羅夷彼有疑後便言我是中无疑我
見聞疑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
彼人不清淨不見聞疑彼犯波羅夷彼
生疑後便忘疑便言我見聞疑以無
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淨
不見聞疑彼犯波羅夷是中无疑彼
便言我是中有疑見聞疑犯波羅夷
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彼人不
清淨不見聞疑彼犯波羅夷是中無
疑後忘無疑彼便言我見聞疑彼犯
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
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波羅夷便言
我聞疑彼犯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
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

[illegible]

波羅夷是中有見想後忘此想便言
我聞疑彼犯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
伽婆尸沙若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
波羅夷是中有疑便言是中无疑我
聞疑彼犯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伽
婆尸沙若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波
羅夷是中有疑後忘疑便言我聞疑
彼犯波羅夷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
沙若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波羅夷
是中無疑便言我有疑我聞疑彼犯
波羅夷以无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若
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波羅夷是中
無疑後忘此無疑便言我聞疑彼犯波
羅夷以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聞疑
亦如是（此中更有諸句文繁不出）若比丘以無根四
事謗比丘說而了了僧伽婆尸沙不
了了偷蘭遮若指印書遣使若作知
相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蘭遮
除四波羅夷更以餘非比丘法謗言
汝犯邊罪犯比丘尼賊心受戒破內
外道黃門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僧
惡心出佛身血非人畜生二根說而
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蘭

遮若指印書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
婆尸沙不了了偷蘭遮除此非比丘
法更以餘無根法謗比丘隨前所犯若
以八無根波羅夷法謗比丘尼說而
了了僧伽婆尸沙不了了偷蘭遮若
指印若書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婆
尸沙不了了偷蘭遮除此八波羅夷
更以餘無根非比丘尼法謗了了僧
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蘭遮若以指
印書使若作知相了了僧伽婆尸沙
不了了偷蘭遮除非比丘尼法更以
餘無根法謗比丘尼者隨前所犯除
此比丘尼以無根罪謗餘人者突
吉羅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
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
者見根聞根疑根說實戲笑說若疾
疾說若獨說靜處說夢中說若欲說
此錯說彼無犯無犯者最初未制戒
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公竟
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時慈地比
丘從耆闍崛山下見大羝羊共母羊
行婬見已自相謂言此羝羊即是沓
婆摩羅子母羊即是慈比丘尼我今

當語諸比丘言我先以聞無根法謗
沓婆摩羅子我等今親自眼見沓婆
摩羅子實與慈比丘尼行不淨即便
往語諸比丘所言我等前聞以無根
波羅夷謗沓婆摩羅子今親自眼見
沓婆摩羅子與慈比丘尼行婬諸比
丘言此事云何汝等莫以無根法謗
沓婆摩羅子修梵行人以無根法謗
梵行人得重罪尒時慈地比丘得諸
比丘詰問已便作是言沓婆摩羅子
無有此事是清淨人我等向者從
闍崛山下見諸羖羊與母羊行婬我
等即自相謂言此羖羊是沓婆摩羅
子母羊是慈比丘尼我等今日目自
見之當向諸比丘說言我本以聞無
根法謗沓婆摩羅子今眼自見共慈
比丘尼行婬然此沓婆摩羅子是清
淨人實無此事諸比丘聞已中有少欲
知足行頭陁樂學戒知慚愧者嫌責
慈地比丘汝等云何以異分無根波
羅夷謗沓婆摩羅子清淨人諸比
丘即往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

集比丘僧以無數方便呵責慈地比
丘汝等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
行非隨順行所不應為沓婆摩羅子修
梵行汝等云何以異分無根波羅夷謗
沓婆摩羅子清淨人呵責已告諸比丘
慈地比丘癡人多種有漏處最初犯
戒自今已去與諸比丘結戒集十句
義乃至正法久住欲說戒者當如是
說若比丘以瞋恚故於異分事中取
片非波羅夷比丘以無根波羅夷法
謗欲壞彼清淨行彼於異時若問若
不問知是異分事中取片是比丘自
言我瞋恚故作是語作是語者僧伽
婆尸沙比丘義如上瞋恚如上說異
分者若比丘不犯波羅夷言見犯波
羅夷以異分無根法謗僧伽婆尸沙
若比丘不犯波羅夷謂犯僧伽婆尸
沙以異分無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
沙若比丘不犯波羅夷彼見犯波夜
提波羅提提舍尼偷蘭遮突吉羅惡
說以異分事無根波羅夷法謗僧伽
婆尸沙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彼言
犯波羅夷以異分無根波羅夷法謗

僧伽婆尸沙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
彼謂犯波羅提提舍尼偷蘭
遮突吉羅惡說以異分事無根波羅
夷法謗僧伽婆尸沙不清淨不清淨
人相似名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謗
彼以異分無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
尸沙若不清淨人與清淨人相似名
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謗彼以異分
無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沙若清
淨人與不清淨人相似名同姓同相
同以此人事謗彼以異分無根波羅
夷法謗僧伽婆尸沙若清淨人清淨人
相似名同姓同相同以此人事謗彼
以異分无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
沙若見本在家時犯婬盜五錢若過五
錢若殺人便語人言我見比丘犯婬
盜五錢若過五錢若殺人以異分無
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沙若聞本
在家時犯婬聞盜五錢若過五錢聞
殺人聞自稱得上人法彼便作是言
我聞彼犯婬聞盜五錢若過五錢聞
斷人命聞自稱得上人法以異分無
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沙若比丘

自語聞響處我犯逢聞盗五錢若過 不得罪冥 第十誦 和 先
五錢聞斷人命聞自稱得上人法沙
異分無根波羅夷法謗僧伽婆尸
沙若比丘以異分无根四事法謗比
丘說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說而不
了了者偷蘭遮若指印若書若使
若作知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
了者偷蘭遮除四波羅夷以餘異分
無根非比丘法謗言汝犯邊罪乃至
二形如上說說而了了者僧伽婆尸
沙不了了者偷蘭遮若指印若書若
使若作知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
了了者偷蘭遮除上事更以餘異分
無根法謗比丘隨前所犯若比丘以
異分无根八波羅夷法謗比丘尼說
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
蘭遮若指印若書若使若作知相了
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蘭遮
除八波羅夷以餘異分非比丘尼法
謗說而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
者偷蘭遮若指印若書若使若作知
相了了者僧伽婆尸沙不了了者偷
蘭遮除非比丘尼法更以餘異分

無根法謗比丘尼隨所犯除謗比丘
比丘尼以異分無根法謗餘人者突
吉羅比丘尼僧伽婆尸沙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是謂為犯不犯
者見根聞根疑根說實戲笑說疾疾
說若獨說夢中說若欲說此錯說彼
不犯不犯者冣初未制戒癡狂心乱
痛惱所纏 九竟

尒時佛在弥尼捜國阿奴夷界時諸
豪族釋子執信牢固從世尊求出家
時有釋種子兄弟二人一名阿那律
次名摩訶男阿那律者其母愛念常
不離目前其母與設三時殿春夏冬
使與諸妓女五欲自恣共相娛樂時
摩訶男釋子語阿那律言今諸釋種
豪族子孫盡以信堅固從世尊求出
家而我一門都無出家者兄可知家
業公私之事一以相付弟欲出家若
不能者弟當持家業兄可出家阿那
律言我今不能出家卿能可去摩訶
男如是再三語阿那律亦再三報言
我不能出家摩訶男語阿那律言若
不能出家者我今當自兄持家業事

四分律卷第四 第廿二 和 唐

應典領作人修治屋宅奉望貴勝又
諸知識出入王所威儀礼節其事如
是耕田種作務及時節阿那律報言
卿之所說極為繁碎我所不堪何不
說言於五欲中共相娛樂耶居業之
事卿自為之我欲以信從世尊求出
家摩訶男報言兄可往語母時阿那
律即詣母所白言聽子所說當知諸
釋種子皆共出家而我居門獨無出
家者我今欲往詣世尊所求出家若
母聽許便當出家修清淨行其母報
言吾正有汝等二人愛念情深初不
欲離目前今云何令汝出家也乃至
於死猶不欲相離況當生別時阿那
律如是再三白母欲求出家其母亦
再三答然不放汝時阿那律再三從
母求出家母即自思念當以何方便
令子不出家尋復念言釋種子跋提
其母甚愛念必不聽出家當語阿那
律言若跋提母放子出家我亦放汝
出家念已即語阿那律時阿那律聞
母此言已往跋提所語言卿今知不
諸釋子盡出家然我等未有出家者

我等二人可共出家跋提報言我不
堪出家卿欲出家任意向阿那律如是
再三勸之跋提亦再三報言我不出
家阿那律報言我今白出家之事一
以由汝彼報言卿云何以出家之事
一以見由阿那律報言我辭母出家
母報我言汝若能令跋提出家者當
放汝出家是以相由耳跋提報言卿
且止須我往白母時跋提釋子即往
母所長跪白母言母今知不諸釋種
子盡出家唯我一門獨無我今信樂
欲從世尊求出家願母見聽其母報
言我不聽汝出家何以故我正有汝
一子心甚愛念不欲須臾離目前乃
至於死猶不欲相離而況生別跋提
如是再三白母唯見聽許其母亦再
三報子不聽出家其母見兒心至竊
自念言我當作何方便令子不出家
時母思惟阿那律母甚愛其子彼終
不聽令出家若彼聽出家者我亦當
放子出家念已即語跋提言若阿那
律母聽子出家我當放汝時跋提釋
子往阿那律所語言我母已聽我出

家我等今可且復自停更在家七年
五欲極意共相娛樂然後出家阿那
律報言七年極遠人命無常跋提復
言若不能七年者寧可六年若五四
三二一年在家五欲自娛耶阿那律
報言一年極遠我不堪忍人命无常
跋提言若不堪一年可七月中五欲
自娛耶阿那律報言七月極遠我不
堪忍人命无常跋提言若不堪七月
可六五四三二一月共相娛樂耶阿那
律言一月極遠我不堪忍人命無常
跋提子言若不能一月者可七日之
中共相娛樂耶阿那律報言七日不
遠若七日竟能出家者善若不出家
我當出家時諸釋子七日之中極意
五欲共相娛樂滿七日已時阿那律
釋子跋提釋子難提釋子金毗羅釋
子難陁釋子跋難陁釋子阿難陁釋
子提婆達釋子優波離剃髮師第九
各淨洗浴已以香塗身梳治鬚髮著
珠瓔珞乘大象馬出迦毗羅衛城時
國人民見諸釋子自相謂言此諸釋
子先洗浴其身著瓔珞具乘大象馬

入國遊觀亦如今日時諸釋子乘大
象馬脊其界内下象脫衣服瓔珞具
并象與優波離語言汝常依我等以
自存活我等今者出家以此寶衣并
大象與汝用自資生活時諸釋子即
前進至阿㝹夷弥尼國優波離在後
心自思念我本由此釋子得自存活
今日以信樂捨我從世尊出家我今
寧可隨逐出家若彼有所得我亦當
得時優波離即以所得寶衣瓔珞以
白疊裹之懸著高樹念言其有來取
者與之若是便往詣諸釋子所白諸
釋子言汝等來後我即生念我常依
諸釋子得自生活今日諸釋子以信
樂從世尊求出家而況我不隨逐出
家耶諸釋子所得我亦當得時諸釋
子及優波離相將詣世尊所頭面礼
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父母
已聽出家願大德聽我出家唯願世
尊先度優波離何以故我等多有憍
慢欲除憍慢故尒時世尊即先度優
波離次度阿那律次跋提釋子次難
提釋子次金毗羅釋子次難陁釋子

優波離受大戒衆為上座時有大上
座名畔羅荼別度釋子阿難陀餘次
上座度跋難陀提婆達多介時世尊
度諸釋子已遣詣占波國介時諸釋
子受世尊及諸上座教授已往詣彼
國各自思惟證增上地提婆達得神
足證時跋提釋子獨在阿蘭若處樹
下塚間思惟於夜過已高聲稱言甚樂
甚樂其邊諸比丘聞念言此跋提比
丘本在俗時恒五欲以自娛樂捨彼
榮樂出家為道獨在阿蘭若處樹
下塚間於夜過已而自稱言甚樂甚
樂此跋提釋子將無自念本在家時
五欲自娛而自稱言甚樂耶時諸比
丘明旦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
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勑一比
丘汝可速喚跋提比丘來比丘受教即
便往喚跋提比丘言世尊喚汝來時
跋提比丘即詣世尊所頭面礼足在
一面坐世尊知而故問云何跋提汝
實獨在阿蘭若處塚間樹下至中夜
自稱言甚樂甚樂耶跋提答言實介
世尊佛言跋提汝觀察何義而自稱

言甚樂甚樂耶跋提白佛言我本在
家時內外常以刀杖而自衛護如是
衛護猶有恐怖懼有外怨賊而來侵
奪我命今我獨在阿蘭若處塚間樹
下至於中夜无有恐懼身毛不竪大
德我念出離之樂是故自稱言甚樂
甚樂耳世尊告言善哉善哉族姓子
是汝所應以信出家樂清淨行尒時
世尊在羅閱祇耆闍崛山時瓶沙王
無子時王即集能相婆羅門令占相
諸夫人語言汝占此諸夫人何者應
生子婆羅門占相言此少壯夫人當
生子而是王怨王聞是語已於其夜
與此夫人交會即便有娠後生男顏
容端正未生子時婆羅門記言當是
王怨因此立字名未生怨然此王子
年漸長大提婆達以神通力使王子
信樂提婆達念言我欲畜徒衆尒時
世尊在拘睒毗國時彼國中有人名
迦休拘羅子命終未久生化自在天
中時迦休天子中夜時來至大目揵
連所頭面礼足在一面立白目連言
提婆達心欲為惡而生念言我欲畜

於是時迦休天子作此語已頭面作
礼遶竟即沒不現時目連衣過已往
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問目連言汝意云
何如迦休天子所言實尒無錯耶目
連白佛言實尒世尊世尊告目連莫
作是說我不見諸天世人諸魔梵王
沙門婆羅門所說如實無違唯除如
來言不虛也佛告目連世有五事取
尊[illegible]尒時提婆達往至太子阿闍
世所以神通力飛在空中或現身說法
或隱身說法或現半身說法或不現
半身說法或身出煙或身出火或變
身作嬰孩身著瓔珞在太子抱上轉
側歌太子揗時太子阿闍世見此變
恐懼身毛為竪時提婆達知太子恐
懼即語言勿懷恐懼勿懷恐懼太子
問曰汝是何人荅言我是提婆達太
子言汝實是提婆達者還復汝身尋
復其身見已即增信樂既信樂已更
增所供養時阿闍世日日將從五百乘
車朝暮問訊并供五百釜飲食時
諸比丘聞阿闍世日從五百乘車朝

暮問訊提婆達并供養五百金飲食
即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面坐以
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尒時告諸比
丘汝等各自攝心莫生貪著提婆達
利養也何以故正使阿闍世日日從五
百乘車朝暮問訊并供五百金飲食
正可增益提婆達惡心譬如男子打
惡狗鼻而令彼狗更增凶惡比丘當
知此亦如是正使阿闍世日日從五百
乘車朝暮問訊提婆達并供五百金飲
食正可增提婆達惡心耳時摩竭國王
瓶沙聞阿闍世日日從五百乘車朝
暮問訊提婆達并供五百金飲食時
王瓶沙日將從七百乘車朝暮問訊
世尊并供七百金飲食尒時提婆達
聞瓶沙王將從七百乘車朝暮問訊
世尊并供七百金飲食聞已以利養
故生嫉妬心即失神通便作是念我
今當伺候佛大衆集時往至佛所求
哀請言世尊年已老邁壽過於人學
道亦久宜居閑靜默然自守世尊是
諸法之主宜可以僧付囑於我我當
將護尒時提婆達伺大衆集即如所

念具白世尊佛告言我尚不以僧付
舍利弗目連況汝癡人涕唾之身豈
可付囑時提婆達生此念今世尊於
大衆中乃言我愚癡涕唾之身即生
不忍心此是提婆達於此生中最初
於世尊所生不忍心時提婆達往阿
闍世所語言王以正法治者得長壽
汝父死後乃得作王年已老耄不得
久在五欲中而自娛樂汝可殺父我
當殺佛於摩竭國界有新王新佛治
國教化不亦樂耶王子報言可尓即
問提婆達汝須何等答言我須人衆
即便與人時提婆達即遣二人往欲
害佛教言汝往殺佛已更從餘道來
遣二人去後復更遣四人語言汝逆
彼二人若得便殺更從餘道來後復
更遣八人語言汝逆彼四人若於道
路得便殺之更從餘道來如是轉倍
遣人乃至六十四人如是根本斷滅
不可分別不知誰害世尊世尊尓時
在晡於窟中坐從此窟出於山巖下
經行佛自念言昔我所作緣對期在
今日時二人受提婆達教即著鎧執

持刀杖往趣世尊彼二人心念我欲
害佛適生此念即時不能得前念言
世尊有大神德威力无量正使弟子
亦有神力我等豈能得害世尊適生
此念即便得往遥見世尊顔貌端正
諸根寂定得上調伏第一寂滅諸根
堅固如調龍象意不錯乱猶水澄清
内外清徹見已發歡喜心即捨刀杖
置在一處前詣世尊所頭面作礼在
一面坐世尊漸漸為二人說微妙法使
發歡喜勸令修善說施說戒說生天
福呵欲不淨讚歎出離二人即於座
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見法得法白
佛言自今已去受三自歸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作優婆塞自今已去盡
形壽不殺生乃至不飲酒時世尊告
二人言汝欲還者乃更從彼道去莫
從此道即從坐起頭面礼佛遶三帀
而去到提婆達所語言世尊有大神
德威力無量弟子亦有神力我等豈
能害世尊耶時提婆達報言汝出去
滅去何用汝為去何二人不能殺一
人提婆達乗此恚意自往耆闍崛山

四分律藏卷 第十三張 和

手執大石遙擲世尊時有天即接石
置山頂上從彼石邊有小迸石片来
打佛足指傷皮血出時世尊即右顧
猶如大龍作如是言未曾有瞿曇乃
作是事時世尊即還入窟自襞僧伽
梨四疊右脇臥猶如師子脚脚相累
忍患疼痛一心忍之時衆多比丘聞
提婆達遣人害佛各各皆執杖石遶
窟高聲大喚佛從窟出語諸比丘汝
等何為執此杖石遶窟大喚如捕魚
者得魚喚聲諸比丘白佛言向聞提
婆達欲来害佛是故我等手執杖石
来至窟所恐怨家来害世尊佛告比
丘汝等各還所止專意修道諸佛常
法無所覆護何以故已勝諸怨故汝
等比丘當知轉輪聖王若為外怨所害
无有是處如来亦復如是若有衆惡
来害無有是處告諸比丘世有五種
尊何謂五或有尊戒不清淨自稱言
我戒清淨諸弟子親近如實知之言
今我師戒不清淨自稱我戒清淨我
若向諸白衣說彼即不喜若彼不喜
則不應說置令受人施後自當知如

是諸比丘彼世間尊法弟子為戒生
護師求弟子護二者諸比丘或有命
不清淨自稱言我命清淨如上說三
者諸比丘或有見慧不清淨而自稱
我見慧清淨如上說四者或有言說
不清淨自稱言我言說清淨如上說
五者或有在法律外而自稱言我在
法律內清淨如上說如是諸比丘世
有是五種以為尊法諸比丘我今持
戒清淨亦自稱言我持戒清淨不令
弟子護我我亦不求弟子護如是諸
比丘我命清淨自稱言我命清淨如
上說如是諸比丘我見慧清淨自稱
言我見慧清淨如上說諸比丘我言
說清淨自稱言我言說清淨如上說
諸比丘我在法律內自稱言我在法
律內如上說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
可差舍利弗使告諸白衣大衆若提
婆達所為事者則非佛法僧事是提
婆達所作應作白二羯磨當差堪能
羯磨人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聽若
僧時到僧忍聽今差舍利弗比丘向
諸白衣大衆說提婆達所為事者非

佛法僧事當知是提婆達所作白如
是大德僧聽僧今差舍利弗比丘向
諸白衣大衆說提婆達所作事非佛
法僧事是提婆達所作誰諸長老忍
僧差舍利弗向諸白衣大衆說提婆
達所作非佛法僧者黙然誰不忍者
說僧已忍差舍利弗向諸白衣大衆
說提婆達所作事非佛法僧竟僧忍
黙然故是事如是持時舍利弗聞此語
已心疑即往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在一
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當云何在白衣
衆中說其惡何以故我本向諸白衣
讃歎其善言大姓出家聰明有大神
力顏貌端正佛告舍利弗汝先讃歎
提婆達聰明有大神力大姓出家實
尒以不答言大德實尒是故舍利弗
汝今應往至白衣大衆中語言提婆
達先時如是今日如是當知提婆達
所作非佛法僧是提婆達所作尒時
舍利弗承佛教已往白衣大衆中語言
提婆達先時如是今日如是當知提婆
達所作者非佛法僧是提婆達所作
時大衆中忍可提婆達者即言沙門

釋子以供養故生嫉妬心不喜提婆
達得供養故便於大衆中說言提婆
達所作非佛法僧是提婆達所作耳
中有信樂佛者便作此言提婆達或
能已作或方當作時阿闍世發自叉
手帶刀疾疾入宮欲害其父時守門
者發覺搜求身上得刀問言執此刀
欲作何等報言我欲入宮害王守門
者問言誰教汝乃生此心耶荅言提
婆達教我時守門者即將詣諸大臣
所語言阿闍世欲害王時諸大臣問言
誰教汝荅言提婆達教我衆中有臣
言沙門釋子皆作此事盡應當殺或
有臣言諸沙門釋子不盡為惡不應
盡殺唯是王子提婆達所作今當殺
之或有臣言此沙門釋子不盡為惡但
提婆達阿闍世所作雖應死不應殺
何以故王是法王聞必不悅時即衛
守將詣瓶沙王所白王言此阿闍世
欲害於王王問誰教汝耶荅言是提
婆達中有大臣言沙門釋子一切皆
惡盡應殺之王聞此言心甚不悅中
有臣言沙門釋子不盡為惡不應盡

殺但提婆達阿闍世所作王應殺之
王聞此言心亦不悅中有大臣言沙
門釋子不盡為惡不應盡殺是提婆
達阿闍世所作今雖應死不應殺何
以故王是法王恐聞必不悅時王瓶
沙悅可此語告諸臣言此一切沙門
釋子不必皆惡是故不應盡殺是提
婆達阿闍世所作亦不應殺何以故
佛先命舍利弗在大眾中說言提婆
達所作者非佛法僧是提婆達所作
耳是故不應殺時父王呵責太子阿
闍世已告諸大臣可恕太子阿闍世
尋即放去時諸大臣皆共高聲言阿
闍世所為事大應死云何小尒呵責
便放去耶尒時提婆達既教人害佛
復教阿闍世害父惡名流布利養斷
絕時提婆達通已五人家家乞食一
名三聞達多二名騫荼達婆三名拘
婆離四名迦留羅提舍及其身為五
時諸比丘聞提婆達教人害佛復教
阿闍世害父惡名流布利養斷絕通
已五人家家乞食往世尊所頭面礼
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即集大衆知而故問提婆達言汝
實將四人家家乞食耶答言如是世
尊世尊介時以无數方便呵責提婆
達汝所為非非威儀非沙門法非淨行
非隨順行所不應為汝云何別將四人
家家乞食耶我無數方便說應慈愍白
衣家汝今云何別將四人家家乞食時
世尊以无數方便呵責提婆達已即
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別衆食聽
齊三人食所以然者有二事利故為
攝難調故為慈愍白衣家故何以故
恐彼難調人故自結別衆以惱衆僧
提婆達即生此念未曾有瞿曇沙門
乃斷人口食我寧可破彼僧輪我身
滅後可得名稱言沙門瞿曇有大神
力有智慧無㝵而提婆達能破僧輪
時提婆達即往伴比丘所語言我等
今可共破彼僧輪我等死後可得名
稱言沙門瞿曇有大神力智慧无㝵
而提婆達能破彼僧輪時提婆達伴
名三聞達多智慧高才即報言沙門
瞿曇有大神力及其弟子徒衆亦復
如是我等何能得破彼僧輪提婆達

言如来常稱說頭陁少欲知足樂出

離者我今有五法亦是頭陁勝法少
欲知足樂出離者盡形壽乞食盡形
壽著糞掃衣盡形壽露坐盡形壽不
食酥塩盡形壽不食魚及肉我今持
此五法教諸比丘足令信樂當語諸
比丘言世尊無數方便歎譽頭陁少
欲知足樂出離者我等今有五法亦
是頭陁勝法盡形壽乞食乃至不食
魚及肉可共行之年少比丘必多受
教上座比丘恐不信受由此方便故
得破其僧輪時三聞達多語提婆達
言若作如是足得破彼僧輪時提婆
達即以五法教諸比丘言世尊無數
方便歎譽頭陁少欲知足樂出離者
我等今有五法亦是頭陁少欲知足
樂出離勝法我等盡形壽乞食盡形
壽著糞掃衣盡形壽露坐盡形壽不
食酥塩魚及肉尒時衆多比丘聞提
婆達以五法如是教諸比丘令其信樂
廣說如上諸比丘聞已往至世尊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佛告諸比丘提婆達今日欲斷四

聖種何等四我常以无數方便說衣
服趣得知足我亦歎說衣服趣得知
足我亦以无數方便說飲食牀卧具病
瘦醫藥趣得知足亦歎說飲食牀卧
具病瘦醫藥趣得知足比丘當知提
婆達今日欲斷四聖種時世尊以此
因緣集比丘僧知而故問提婆達言
汝審欲以五法教諸比丘不實說如
上對曰如是世尊

四分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